



戏班

罗泰琪 著

华丽的开场，跌宕的剧情，优雅地谢幕，
不一样的戏班呈现别样的精彩！

大班小班，班班精彩；票房票友，票票奇葩！

再现经典梨园世家棋逢对手之精彩传奇，
展现传奇戏班伶人奋发图强之瑰丽人生。

广西人民出版社



戏班

罗泰琪 著
XIBAN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班 / 罗泰琪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219-08430-4

I. ①戏…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33583 号

监 制 白竹林
策划编辑 周月华
责任编辑 周月华
责任校对 唐柳娜 梁小琪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8430-4/I·1669
定 价 26.00 元



目 录

一、《太平桥》的僵尸	001
二、挖黄家戏班墙脚	020
三、写戏词的人溜了	031
四、未来姑爷不想当姑爷	048
五、不准起班	064
六、唱票管吃不管钱	080
七、戏中戏	094
八、梨园公会断案	108
九、许道台玩票	123
十、青帮老大请票	137
十一、警察局的处罚	154
十二、搅黄《京城》	174
十三、看座钱风波	191
十四、欺生杀熟	209
十五、警察蹭戏	225
十六、《王幺姑》吊场	240
十七、福寿膏惹祸	257
十八、端午戏	273

一、《太平桥》的僵尸

黄之诚做过北京喜乐戏班老板，不是在民国，是在清朝，还是受慈禧太后钦点，被誉为天下第一戏班老板，实在万分难得。所以七八年过去了，虽说随着墙头变换大王旗，老板做不成了，黄之诚还是做老本行后台管事，但梨园的人却对他之前的光辉历史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多远碰到他还拱手叫声黄老板。

黄之诚这个被慈禧太后钦点的老板确实难得，因为他一不是登台唱戏的名角，二不是腰缠万贯的财主，只是喜乐戏班的后台管事，只是随戏班奉差进宫，却稀里糊涂做了老板。

黄之诚是科班出身的戏子，学的就是唱戏，吃的就是开口饭，怎么会不唱戏，倒做了后台管事呢？这得简单说说他们黄家。

黄之诚的老家离北京不算近也不算远，叫河州县，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还有响当当的戏班。逢年过节，梨园公会一声号令，城里四街九坊，城外四邻八乡，三十多个戏班齐聚县城，这儿唱西皮，那儿唱二黄，处处响起咿当咿当的锣经，别说本县人闻风而至，就连北京客也驾着马车往这儿跑。

在河州众多戏班中，黄家戏班首屈一指，黄家戏班就是黄之诚他们黄家办的。黄家戏班是百年老戏班。据家谱记载，到黄之诚他爹这辈，已是黄家戏班第六代传人。黄之诚从小浸淫在戏曲之乡，耳濡目染，早成戏迷。有一次过年，河州开庙会唱三天戏，



白天黑夜连着演，他三天三夜看戏不合眼。戏班前脚走，他后脚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抬回家，不吃不喝睡三天，睁开眼第一句话说：“爹，我要学戏。”

他爹叫黄耀祖，听了自然高兴，一口答应，等黄之诚长到七八岁，便卖了几亩地，把他送进北京喜连成科班，临别时对他说：“孩子记住，不在北京混出个人样别回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多年以后，黄之诚的父亲责问他：“爹在家乡办戏班受气，你怎么不回来帮我？”黄之诚说：“你不是说过不混出个模样别回来吗？”他爹说：“我啥时说过这种屁话？”

黄耀祖记性好忘性大，说话当风吹，可黄之诚记住了，一五一十照着做。为了混出个模样，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千辛万苦熬了八年，好不容易科班毕业，上了戏台。可几个月唱下来，声音倒了仓，原本优美动听的花旦高腔，变得莽声莽气，鬼哭狼嚎似的，招来观众喝倒彩。

十五六岁的孩子，有这个问题倒也不要紧，还有捡回来的可能；如果实在捡不回来也不要紧，不是每个人都要唱戏，还可以改行做其他；如果硬要留在戏班也不要紧，要做的事多，肯学的可以转学场面，拉琴吹笛，敲锣打鼓，不肯学的可以跑龙套、站戏台，再不肯学的可以管炉火、做检场；如果有本事，做个后台管事，做个前台管事，一样威风凛凛。总而言之，只要想混出个模样，条条路都行。

黄之诚就是想混出个模样，一再拒绝父母亲要他回家的要求，一味在戏班受苦受累，任劳任怨，一晃过去二十年。因为声音最终还是没捡回来，所以黄之诚在戏班，除了唱戏，各种差事都做过，都拿得起放得下，成为京城梨园行的百事通。

戏班的规矩是拿戏份钱，每天演完戏按收入分账。主角自然

是一等，也不用在后台候着，账房先生会叫人送钱上门。戏份多的还有琴师、鼓师、前台管事、后台管事、挂二牌伶人。至于闲杂人等也就是一点饭钱。

黄之诚做后台管事也只有三五年，与先前相比，经济上是宽松多了，但说到起班当老板，还差十万八千里，想都不敢想。

那黄之诚是怎么当上慈禧太后钦点的戏班老板的呢？

有一次宫里传差，叫喜乐戏班进宫演戏。戏班的人天没亮就来到神武门候着。内务府的人来了，验明身份，带领他们从神武门进去，顺着大墙往北，走过几个长过道，来到一个院子，说在这儿的厢房扮装，辰时开台，抓紧点。辰时是早上七点到九点。一大早演戏是宫里的规矩，怕的是晚上火烛不安全。

黄之诚做后台管事，负责安排戏码，先跳加官、跳财神，再登报戏，再是正戏。第一出戏叫《连福呈祥》，刚开场，突然有太监来后台一声呐喊：“传旨：迎请啊——”

黄之诚明白，皇帝驾到，立刻叫场面锣鼓停下，叫几支唢呐齐吹“一枝花”恭迎。众人听得这音乐纷纷起身跪迎。

这天来的不是皇帝，是慈禧太后，在娘娘丫头太监簇拥下，落轿下地，款款落座，一边听总管太监李莲英报戏名，一边叫戏班杨老板问话。戏班杨老板多次进宫奉差，是慈禧太后的熟人。每次进宫，慈禧太后除了一饱眼福，总爱问问梨园行的逸闻趣事。

这一天不凑巧，小太监来后台传旨，正赶上杨老板突然闹肚子痛，痛得额上冒黄豆大冷汗，捂着肚子直不起身。杨老板知道，宫里不比外边，规矩大着呢，要是这副模样觐见主子那是大不敬，赏你一顿鞭子是轻，重则下狱，万万不可就这么上去。杨老板睁眼一瞄，黄之诚正立在那儿，急中生智，招呼他过来，要他代表自己去觐见慈禧太后。黄之诚倒是见过大场面，唯独没觐见过皇上皇太后，一听师傅这话吓得浑身筛糠，连连告饶，不敢去。杨



老板见他不懂事，暗中运气，边说“还不快去”，边一脚蹬他出去。

慈禧太后一听杨老板没来，正要生气，见黄之诚口齿清楚，对答如流，又有一副高大身材，一张英俊的国字脸，不禁笑开了脸，说：“既然杨老板不行，你就做老板吧。”

黄之诚就这样当上了北京喜乐戏班的老板。

这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黄之诚也因为革命的缘故不做老板了，之所以还待在喜乐戏班做后台管事，完全因为戏班离不开他。所以，他一天到晚仍忙于排戏单、发戏单、催戏，吆喝挑门帘的、烧热水的及后台所有的人，并不觉得那点不自在，不是有人开玩笑叫他黄老板，他差不多都把这事忘了。

不过一个人的命运很难把握，就在黄之诚安于平凡之时，一封家书打乱了他的生活，说他爹黄耀祖得了重病，怕是不行了，盼望见他最后一面。百善孝为先。黄之诚当即向老板告假，无论如何得回河州老家一趟，长则百天，短则半月，一定回。得到允许，他即把后台差事作了交代，急忙收拾行李，准备启程。他的两个徒弟要求跟他同去，他怕影响戏班生意没同意。

第二天清晨，鸡叫头遍，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黄之诚驾着马车，迎着清凉的晨风，嘤嘤嘤上了路。出城二里地，迎面蹿出两人拦马车，不由分说往上爬。黄之诚大吃一惊，忙勒马细看，我的小祖宗呢，正是那两个徒弟，他便举起鞭子骂道：“你们这是干啥？快滚回去！”两个徒弟嘻嘻笑，说：“师傅师傅，求求你让我们陪你去吧。”黄之诚心里发热，说声“坐好了”顺势扬鞭催马，赶着马儿嘤嘤嘤飞奔而去，扬起一路尘土。

这两个徒弟是师兄妹。师兄叫李梅好，眉清目秀，身材婀娜，二十二岁，唱青衣，重唱功，不太讲究身段，上台老是抱肚稳步，不偏不倚，自然稳重得体，不怒自威。师妹叫芦苇，十七岁，唱

花旦，重表情，好插科打诨，自然放肆无羁，活泼浪漫。早些年间，他二人还是总角小儿，撅着屁股给黄之诚磕了三个响头，做了黄之诚的徒弟。这些年来，黄之诚虽说倒了嗓，不能登台唱戏，但毕竟是科班出身，生旦净末丑，样样都懂，新旧文武戏，台台皆知，要说教徒弟，自然绰绰有余，所以把这两个徒弟调教得出来拔萃，演唱双全，一副云遮月的好嗓子越唱越亮。

特别是这芦苇，丹凤眼，樱桃嘴，挺鼻梁，小酒窝，身材苗条，说多俊有多俊，加之天性活泼，更是招人喜爱。她一路上叽叽喳喳，有说有笑，不像是去看病人，倒有点游山玩水的味道。师兄李梅好偷偷拿眼瞥师傅，拉着芦苇的衣角小声说：“师妹别闹了，穷作乐得分个场合。”芦苇伸舌头装鬼脸，不开腔了，可没过一会儿，喉咙发痒又哼起戏来，先是见花唱花见鸟唱鸟，后来竟唱起《断桥》：

“曾同鸾凤衾，指望交鸳颈。

不记得当时，曾结三生证？

如今负此情，反背前盟。

你听信谗言忒硬心，追思此事真堪恨，

不觉心儿气满襟，你真薄幸！”

李梅好见她太不懂事，摇着她的肩头说：“喂，现在啥时候，你没见咱师傅……还唱这些？”

芦苇不理他接着唱：

“你缘何屡屡起狼心，

啊呀，害得我几丧残生……”

李梅好生气了，打她一巴掌，大声说：“你没看咱们师傅正着急吗？”

芦苇忙闭了嘴，掉头对着黄之诚嬉皮笑脸，说：“师傅，我……”



黄之诚闯荡梨园二十年，喜怒哀乐，见惯不惊，才没有这些穷计较，哈哈一笑，咳两声清了清嗓子，接着芦苇的唱词唱道：

“娘行须三省，乞望生怜悯。

感你恩情，我指望偕欢庆。

娘行鉴此心，望垂情。”

师徒三人哈哈大笑。

黄之诚的家乡河州县离北京不算太远，若是昼夜兼程，也不过两天到达，可人急马不急，别说兼程了，还只能跑大半天，就得早早寻店安歇。所以，不管黄之诚师徒三人如何紧赶慢赶，还是跑了四天。

河州最有名的戏班是黄家戏班和范家戏班，最大的剧场是张家茶园和陈家茶园，最有名的票友是曾票友和孙票友，最有威望的伶人是梨园公会会长漆本山。

黄家世居河州，祖上以贩卖山货为生，因爱好唱戏，先做票友，后下海演戏，再起班做老板，一晃就是百年。到了黄之诚父亲黄耀祖这辈，黄家戏班已是声名远播，不但名满河州，连北京城也略知其名。黄耀祖为更上一层楼，在黄之诚七八岁时将他送去北京学戏，指望他归来后继有人。一晃就是二十年，黄之诚今年三十六了。

在这二十年里，黄耀祖多次要儿子归来辅助自己管理戏班，可黄之诚偏偏不听，一而再，再而三，推三阻四，不肯回来，以至范家戏班乘虚而入，后来居上，不但一跃而超过黄家戏班，而且还大有一统河州梨园天下、改写黄范两家百年争斗史之势。

黄之诚屡屡不愿回家并非背弃祖宗，他确实不清楚黄范两家这些往事，因为他爹一生好面子，给儿子写信报喜不报忧，一字不提输给范家的事，就是急得火烧眉毛盼他回来，信上却不说原因，只一味叫他回来。所以，当黄之诚接到他娘托人写来的信，

说父亲病危都是因为范家逼人太甚的缘故，大惊，他觉得黄范两家素来和睦，怎么突然钻出个逼人太甚呢？黄之诚一路上胡思乱想，种种猜测不断，又都觉得不可能而一一抹掉。

他哪里知道，实际情况比逼人太甚还糟。

黄之诚带着两个徒弟坐着马车进得河州城，正值夜幕四起，灯火点点，行人匆匆。他虽说长年待在北京，但其间几番回来过，大致的路况还是知道的，就一路东张西望往家赶，中途经过张家茶园，意外发现灯火辉煌，高朋满座，戏曲声悠扬悦耳，不禁皱了眉头。

芦苇问：“师傅，河州规矩与咱北京不同吗？”

这里说的同与不同，是指准不准带灯演戏。芦苇生长在北京，知道的规矩是不准带灯演戏，怕的是失火，是京城九门提督的规定。

黄之诚一看也觉得奇怪，河州规矩与北京一样，都是不准带灯演戏，没听说改动啊。他就叫车夫把马车停下跳下去，走过去问茶园看门人：“老哥，河州改规矩啦？”看门人说：“改啥规矩？”黄之诚说：“准许带灯演戏啊！”那人哈哈笑说：“你老哥问的是这事啊。咱这不是带灯演戏，是赈灾义演，可不许胡说。”黄之诚暗自好笑，拱着手说：“明白。谢了老哥。”

官府给梨园行定了一条规矩，不准带灯演戏，就是不准演夜场，怕的是失火，也是好心，可也挡了戏班财路，少了夜场收入。上有规矩，下有对策。戏班老板们在茶馆一嘀咕：既然官府组织的赈灾义演可以带灯演戏，咱们隔三岔五赈灾义演不就得了吗？不外乎交几个赈灾银子。黄之诚在北京就这么干过。看来河州这是在学北京。

黄之诚听不得唱戏锣鼓，听了全身发痒，就想进去瞧瞧。他一想反正也到河州了，进去看几眼戏再回家也不迟，便打发了马



车，顾不得旅途疲劳，带着两个徒弟进了张家茶园。只见座无虚席，锣鼓喧天，正热闹。

张家茶园的看座管事叫赵文仙，一个二十来岁的长得很结实的后生，身着长衫，头戴瓜皮帽，正靠在门边嗑瓜子，一见有客，忙迎上来打招呼：“老客来了，这边请——”

黄之诚跟着他往里面走，压低声音故意问：“这位爷，河州哪儿受了灾？”

赵文仙带他们在空座坐下，瞧黄之诚那半笑不笑的劲，小声说：“这位爷瞧出来了？不瞒爷说，不说赈灾义演，谁吃了豹子胆敢带灯演戏？咱没这么傻。”

黄之诚说：“不是赈灾义演是应节戏吧？”

赵文仙说：“嘿，爷是内行啊。这就是季节戏。明儿不是中秋吗？咱连演三天。”

黄之诚说：“河州戏班都有戏份吗？黄家戏班、范家戏班有没有戏份？”

赵文仙说：“怎么没有？咱河州茶园离得开黄范二家吗？老规矩，范家戏班在陈家茶园，黄家戏班在咱这儿。听这锣鼓点儿上场了。几位爷慢听啊——”

台上果然响起欢天喜地的开场锣鼓，茶园顿时轻风鸦静。突然响起两声口哨响声，又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似乎早就熟悉，台上的场面即改吹将军令，以示欢迎，台下的茶客应声而起。黄之诚等人莫名其妙，忙跟着起身东看西看找原因。看座管事赵文仙碎步走过来小声说：“几位爷别乱张望，小心军爷找碴。”这时，茶园大门洞开，三位全副武装且雄赳赳的士兵迈着方步咔嚓咔嚓走进来，走到茶园中间空桌前坐下。

芦苇小声问：“赵管事，啥意思啊？”

赵文仙说：“不知道？告你啊，这是城防团派来的弹压队，谁

捣乱收拾谁。”

弹压队就座，又是两声哨响。观众落座，演出继续。

台上场面又响起欢天喜地的乐曲。一群伶人头戴面具，身着大红加官解袍，和着锣鼓节奏跳将出来，运用各种夸张的身段和步法，循着独特的舞蹈程式，边舞边跳，摆出各种富有造型美的亮相架势，并张开双臂，展开条幅，向台下逐一展示吉祥词语：天官赐福、加官晋爵、一品当朝、富贵长春，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拍手叫好。

接着是正戏《太平桥》。

这出戏写的是唐朝末年，大将史敬恩随李克用率领的朝廷大军攻打黄巢义军，大获胜利，班师回朝，途经开封，宣武节度使朱温邀请李克用等入城，设宴款待。李克用盛气凌人，激怒朱温。朱温当夜发兵围攻驿馆，李克用仓皇逃出，史敬恩力战而死。

随着咣当咣当一阵锣经，大将“史敬恩”上得场来，几句对白后，唱了一段西皮二六板：

先生说的哪里话，
长他人的威风灭却咱。
大战场见过千千万，
我把那朱温当作了小娃！
唱腔浑厚嘹亮，一嗓定乾坤，赢得满堂喝彩。

黄之诚自然熟悉《太平桥》，一见大将“史敬恩”出场，突然觉得这演员十分眼熟，忙揉揉眼睛细看，嘿，不是别人，正是他爹黄耀祖。他不由得眼睛睁得溜圆，大吃一惊，脱口而言：“爹不是病危吗，怎么还在台上唱？”

赵文仙正靠在场边盯场子，听见声音走过来，看看场上，看看黄之诚，小声问：“我的爷，他是你爹？那你是黄……黄之诚？北京回来的？”黄之诚说：“正是在下。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家里



托人带信给我，说我爹病危，可我爹怎么还在场上？演的又是老生，这不是要他老人家的命吗？”赵管事忙把手指放嘴上一比，让黄之诚噤声，努努嘴示意借一步说话。

二人来到边上一番言语，黄之诚明白了。他爹黄耀祖的确病得不轻，但今天唱中秋戏，全县几十个戏班齐聚一堂，黄家戏班向来数一数二，不能不参加，他爹也就只好抱病登台。至于演《太平桥》这出武戏，是梨园公会安排的，倒没啥可计较，问题出在三天里安排了两场《太平桥》，由范家戏班和黄家戏班分别演出，这就有唱对台戏之嫌。而范家戏班扮演“史敬恩”的不是范老板，而是年轻力壮的范大公子范天力，这就有欺负黄家戏班后继无人的味道。如此情况下要是黄耀祖再怯场不上，那还不丢尽黄家戏班百年名声？所以，黄耀祖硬从病床上起来披挂上台，无论如何得保住黄家的脸面。

黄之诚这下着了急，要是爹在台上不服老不服病，与范天力比着翻跟斗跳劈腿，万一出个闪失，跌倒摔倒，怎么得了？他两只眼睛不由得滴溜溜转。两个徒弟早围过来探情况。芦苇说：“师傅，我去找后台管事调戏。”李梅好说：“不管用，戏码就是后台管事排的，能同意调吗？何况师祖已经上台了。”芦苇说：“那我去找检场，让他递话给师祖悠着点。”黄之诚说：“不说了，听戏。”

黄之诚三人回到座位，六只眼睛盯着台上的黄耀祖。台上人一投足，一举手，他们莫不牵肠挂肚，生怕有个好歹。不过，黄之诚也有几分信心，他爹武功高强，技压群芳，就是有病，应付区区一场戏应该万无一失。黄之诚害怕的是，“史敬恩”在这场戏里有个从椅子上往后倒的“僵尸”动作，平日里上演这个动作就有危险，今日他爹会不会出问题呢？

台上的黄耀祖自然不知儿子就在台下，不知道儿子正在为自

己提心吊胆。他举手投足，咿咿唔唔，演得正欢。他唱了几十年老生，不知演过多少场《太平桥》，可以说是倒背如流，闭上眼睛也能演，自然没把那个“僵尸”动作放在眼里。只是前些日子他得了一场重病，手脚无力，浑身发抖，郎中瞧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吃了几十服药倒是有所好转，但一招一式，观众不说，他自己知道走形了。

河州梨园历来有演季节戏的老规矩。一年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必定由梨园公会出面，汇集全县四邻八乡几十个戏班，热热闹闹唱三天。一是普天同庆，官民同乐，二虽说是义演，但梨园公会募捐所得会给以弥补，让那些长年入不敷出的戏班赚几个银子。所以但凡遇上季节戏，整个河州城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这次演中秋戏，黄耀祖本来可以不登台，黄家戏班多的是好角，让他们去演，一样会赢得满堂喝彩。可黄耀祖看了梨园公会送来的戏单，黄家戏班和范家戏班都要演《太平桥》。他问了会长漆本山，说是副会长范先的安排，再一打听，的确是范先出的馊主意，想趁黄耀祖有病之机，打压黄家戏班。黄耀祖一听就生了气，还发了脾气，把祖传的黄铜烟枪甩在地砖上砸凹一块，还赌咒发誓：“老子亲自出马，比不赢范家戏班就去死。”

黄老爷说这话的时候，黄家正请了贵客吃饭。客人两位，是全城著名的曾票友曾丰盛和孙票友孙继祖。曾丰盛算是半客半主，他的女儿嫁给了黄之诚，和黄老爷是亲家。作陪的是黄家戏班的人，场面头周琴师、账房先生武柳明、后台管事谢大发、前台管事梁强。黄老爷并不是有意做戏给客人看，是因为梨园公会的戏单不早不晚，恰好在这时送到，又恰好递到黄老爷手里，就这么自然发生了。不过，这只是黄家事后的说法。据范家的人说，黄家这完全是故意做给两位老票友看的，目的是立此证据，今后要



是出了事，好去找范家评理。果然就出了事，就有了曾票友作证的事。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黄耀祖的戏在紧锣密鼓中慢慢展开，那刚劲的武打和悠扬的唱腔像伸出的两只手，挠得观众心痒痒，也抓紧了黄之诚师徒三人的神经，因为那个“僵尸”动作即将“登场”。

看戏的观众多不知道此刻的险恶，都在喝茶聊天，谈笑风生，时不时这儿高叫“小二来块毛巾”，那儿高叫“来块毛巾，小二”。于是，众人头上便响起唰唰声，两块毛巾不偏不倚飞到喊叫人手里，并不曾干扰他人。

这时，台上黄耀祖装扮的史敬恩正慢慢爬上高高叠起的椅子，跃跃欲试，准备冲过太平桥，突然被躲在桥下的敌人嗖的一枪刺来，正扎在肚子上，一声惊叫，扔掉马鞭，拔出宝剑，与其打斗，但因伤势过重，在椅子上摇摇欲坠，眼看就要倒下去。

黄之诚看得目不转睛，知道这时候“史敬恩”慢慢往后下腰，左腿虚着使不上劲，应当由躲在椅子后面的检场帮忙，拉着“史敬恩”慢慢送下去，绝不能猛撒手。而就在这时，只见“史敬恩”往后仰着下腰，突然轰一下倒下去，重重地跌在戏台上，挣扎几下不动了。

全场观众莫名其妙，东张西望找原因。

黄之诚眉头陡皱，顿时明白父亲摔跟头了，急得站起身一声大喊：“摔跟头了！不要动人！”边喊边往台上跑，三五步跨上戏台，冲过去对着黄耀祖大喊：“爹！爹！你醒醒，我是之诚，我是之诚！”李梅好和芦苇紧跟在后，大声呼叫：“师祖！师祖！”

台下观众这才恍然大悟，不是演戏而是出事了，便哄闹起来。这个说：“你们怎么让黄老板上台？”那个说：“六十高龄还演什么倒‘僵尸’？这不是存心害人吗？”

两位老票友曾丰盛和孙继祖也在观众席上。曾丰盛说：“你们

别吼，听我说。这个检场在干什么？怎么不在后面托着黄老板？”孙继祖说：“你们梨园公会干啥吃的？怎么排了两场《太平桥》唱对台戏？”这一来犹如火上浇油，吵的吵，骂的骂，就有人砰砰砰砸茶碗，乱成一团。

河州梨园公会的漆会长和范先副会长正坐在下面看戏，见事不妙，急忙起身，迈着碎步往跑上台，边跑边说：“黄老板、黄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黄老板躺在台上一动不动，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漆会长见黄之诚哭得死去活来，不停喊爹，估计他就是黄耀祖的大儿子黄之诚，忙对他说：“你是之诚吧，救人要紧，救人要紧。”范副会长说：“怎么会这样？对，对，救人要紧。来人啊！快把黄老板抬去瞧郎中！”

黄之诚虽在悲痛之中，但头脑并不糊涂，虽说并不清楚来龙去脉，但进得场来一听二看，有了一个轮廓，自然不再相信范副会长，便站起身来气呼呼说：“梅好、芦苇，抬上师祖咱们走！”

有人已扛来门板。李梅好和芦苇便将师祖挪上去，抬起师祖跟师傅就走。台下的曾丰盛和孙继祖等人也认出黄之诚来了，忙迎上去说：“少老板你回来了就好，救人要紧，快去东门看姜郎中，事后再跟他们算账。”

不到天亮，黄耀祖死在姜郎中医馆。

因为黄耀祖是死在戏台上的，又因为死得莫名其妙，原本还要唱两天的中秋戏就唱不下去了。于是，四邻八乡来的戏班纷纷整理戏箱，雇上挑夫，出东西两门，讪讪离去。而住在乡下的黄氏族人接到呼唤，三五成群往城里赶，大吵大闹，要问个明白。

黄家是河州大姓。黄耀祖兄弟六个，他们听说黄耀祖死在戏台上，又听说有人做了手脚，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也不等哪个召集，邀邀约约就往城里走，扛的扛锄头，提的提扁担，一路走来，